

似水年华

SISHUINIANHUA

一位视残老人的文学人生

◎夏成金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似水年华

SISHUINIANHUA

一位视残老人的文学人生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似水年华：一位视残老人的文学人生 / 夏成金
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1129-335-7
I. ①似… II. ①夏…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521 号

书 名	似水年华——一位视残老人的文学人生
著作责任者	夏成金 著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张怀宇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9-335-7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双眼视力残疾，四五十岁就不能正常看字写字了，六七十岁根本不能看字写字了。晚年我不甘寂寞，进行文学创作，我用脑反复构思、修改、背记，直到整篇作品能够完整流畅地背诵出来，然后找人用电脑打字，我口述一句请人家打一句。这本书中的散文纪实、诗歌纪实、特写小说等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每篇作品都留下了我的人生足迹和感悟，也可以说本书是我在特殊情况下用特殊形式创作的自传作品。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我在书中展示自己的人生，展示一家三代的人生，同时也展示了整个社会生活。这些展示折射了时代、国家、人民的变化，涉及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救中国强中国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正视历史与现实、自强不息、有益社会的人生价值观。

我认为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和对立中存在的，所以我在歌颂真善美的时候不得不鞭挞假恶丑，不知这样会招惹多少麻烦。我把这本书献给祖国母亲，未免老王卖瓜吧！其实这本书只是一朵很平常的并不好看的小花，但我这样的感恩、回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在我辛苦创作的日子里，老伴给我洗衣做饭，同时还担心受怕，远在上海的女儿经常和她通话，是她的开心果，而且女儿、儿子都挤时间帮我打印我的口述作品，儿子还多次帮我修订电子书稿，我很欣慰。

最后，我衷心感谢省图书馆报刊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市图书馆的关雪岗、刘松丽二位，他们在我提供的线索并不确切的情况下帮我查到了我二十年前乃至四十年前发表的作品，我很激动。我找人帮我打

字,先后有李涛等七人帮忙,其中八〇后李涛的服务认真到位,我很高兴。

我还要特别感谢母校黑龙江大学,感谢许师东班长和出版社的校友支持、帮助我出书——诚挚热情,催我泪下。

夏成金

2010年5月于哈尔滨

目 录

前言	1
----------	---

散文纪实

上大学创新	1
社教说屯史	4
再教育回乡恋	7
再教育喂牛	9
三开大立柜	12
难忘的春节	14
成人教育的新课题	17
编写史志创新篇	19
论文获奖起风波	21
一篇论文获双奖	23
恍然大悟	25
藏题	28
低保户的心里话	30
看望	32
群情激愤是与非	33
女儿晋升副教授	35
牡丹江国家地质公园游记	37
教女征文获奖	39

放弃国家教师编制	41
问路	43
上当	44
反思	46
中央台奖状	48
开心笑起来	49
胆儿真大	50
校友付寒雪	51

诗歌纪实

献给老师(藏题二首).....	53
极乐寺备考大学	54
雪粒飞	55
满归	56
梦想成真	57
大学毕业抒怀(外两首)	58
贺校庆(外两首)	59
送李群同学(四首)	60
同学夫妻好(藏题二首).....	62
五十周年同窗会	63
颂赵云同学(三首)	64
五十周年师生会	65
古教堂(外三首)	66
贺寿	68
四季短歌(十六首)	69
南国行短歌(二十五首).....	72
春雨	78
五环飘	79

滨城晚春	80
特大地震起汶川	81
端午节	82
奥运开幕式	83
送诗上大学(四首)	84
藏题诗四首	86
清明节	88
元宵节	89
天亮	90
老树多	91
大年好	92
老家要相送开心	93
五言藏题	94

特写小说

俺娘俺爷不识字	95
俺娘俺爷不识字(续篇)	100
俺娘俺爷不识字(再续)	107
把她说笑了	112
青工疯姑娘	115
社区刘主任	119
小学大星星	121
假币	123
高考落榜狂暴女	128
助理工程师被告	134
一张契约	142
学生饿狼	147
白考博士生	148

行风热线	151
行风教育	157
爸爸妈妈当老师	160
热心鬼点子	162
同学	163
回归换新天	165

报刊文摘

也谈“实地调查”(文艺随笔)	171
雪里红赞(散文)	173
青青柳(散文)	174
柳条颂(散文)	176
小麻雀(小小说)	177
“落马湖”与“鼎新屯”(史话)	179
谈谈编写《南岗区工业志》的体会(说明文)	180
谈谈地方志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论说文)	188

散文纪实

上大学创新

1963年1月是我考入大学中文系的第三个假期。和前两个假期一样,我依然留校自学。那时候我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我们经常食用国外的喂马饲料大麦米,冬天经常吃冻白菜,有时也吃油炸豆腐、白面馒头、肉菜包子,算是改善伙食了。我们同学八位上下床住在一个寝室里,寝室里勉强放两张双人课桌和几把椅子。平时我们都在教学楼学习,放假同学们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寝室里学习,很方便,而且晚上不受熄灯的限制。当时我们已经学完了《文学概论》,我非常喜欢这门功课,书中有许多文学术语、概念,还有引言和说明,都吸引着我反复看,反复默记、理解。同时我还阅读国内外专家、作家的论著与作品,我还选读《当代文学期刊》的作品、文章。我一边读一边思考,发现文中的精彩部分就摘录出来,做成大小不一的读书卡片。我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感到生活很充实、很愉快。

一天,我翻看新到的《文艺报》期刊,发现一位作者在文章里嘲笑对于文艺作品的素材进行“实地的调查”,我觉得这种看法很片面,对于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都是有害的,特别是这种论调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其不良影响更大,我打算予以反驳。可是怎样反驳呢?我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能行吗?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还是正面论证“实地调查”的好处,也许有可能闯进大雅之堂以正视听。于是我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值得提倡的“实地调查”》。文中我故意旁征博引列举国内外专家关于文学典型化的论著和涉及“实地调查”的专

著,接着我以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为例,就其典型化创作与素材的“实地调查”相比较,论证了这种“实地调查”对于了解作家的艺术概括能力,对于深入探讨艺术概括的理论研究等都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值得提倡。文章写完了怎样落款呢?我再三思考,还是决定不暴露自己的学生身份。可是稿件寄往《文艺报》编辑部一周后又退了回来,信封上贴有字条,说是没有邮票,拒收。我发现信封上的邮票果然没有了,而且信封敞开,里面的稿件还在。我觉得奇怪,难道我没有粘好信封和邮票吗?不容多想,我立刻牢牢粘好信封和邮票,又把稿件发了出去。结果,我的文章在1963年第二期的《文艺报》期刊上发表了。不过也许编辑出于某种需要,把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也谈“实地调查”》,而且还删除了我文中故意旁征博引的句子,但对我的正面论述则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我庆幸自己的做法得到编辑的认可与支持。

我的文章的发表在中文系引起轰动,老师和同学夸我问题抓得准,看得深,论证独到创新,很有说服力。系主任把我介绍给老校长,老师还带着我参加附近高校的学术讨论会,有的同学还在寝室床边墙上贴了字条,发誓以我为榜样刻苦学习,我很受感动,备受鼓舞。

我觉得这次创新成功贵在两条:一是我扎实地积累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二是把握时机,敢于创新,并且讲求方法。如果说在我以后的人生经历中还有几次创新的话,那么都和这两条可贵的启示有关。就拿我晚年的创新来说吧,晚年我的视力几乎失明,根本不能写作,可是不甘寂寞,总想着通过文艺创作展示我的人生与感悟,不敢奢望留给世人,但留给自己的儿女作为纪念还是很好的。于是我就用脑创作,先构思一篇作品的大框与细节,用脑反复构思,反复修改,直到通篇构思完成,接着我又逐字逐句、每个标点段落地默记与修改,就这样反复多次,直到整篇作品完完全全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才出外找人帮忙用电脑打字,我口述一句叫人家打一句。整篇作品口述完了,人家打印完了,最后还请人家慢慢念一遍,我边听边弥补疏漏与谬误之处,直至定稿打印出来,接着我又开始构思另一篇作品。就这样到

现在,我已经一篇又一篇地用脑创作出了 30 余篇散文纪实和特写小说,共有 4 万多字。我在这种视残的情况下的创作,应该是创新吧?至少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创新吧!

2009 年 11 月于哈尔滨

社教说屯史

1964年我们文科大学生与县工作队混合组编到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分配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所在地刘家屯,这也是我们大队工作队的所在地。转年三月我把写好的刘家屯屯史交给大队长审阅,并且建议由我说讲,听取社员的意见,成大队长同意了我的建议。

一天晚饭后刘家屯的男女老少来到生产大队,大队办公室里外屋挤满了人,我拿着一个小木块站在桌子面前啪、啪、啪地敲了几下,就开讲了。

我说到刘家屯的来历、老地主的盘剥、半拉子长工、小牛倌放火、刘信地主的破落以及农民翻身闹土改等等,每说一段就征求大家的意见,博得阵阵喝彩掌声,直到说讲完了,气氛一直很热烈。

第二天早上我去赵大婶家吃百家饭,大婶笑着说:“你昨晚说得真好,我们娘俩站在外屋都听上瘾了。”她略微迟疑了一下又说:“你不知道,我女儿看上你了,成吗?”我不好意思地说:“大婶,你女儿端庄大方,很可爱,不过我们工作队不允许与地方青年谈恋爱。”大婶听了我的话又说:“她大姐在哈尔滨住,你回城以后我让她去她大姐家再找你不成吗?”我笑着摇摇头:“大婶,学校知道了会处分我的。”大婶吃惊地看着我,点点头不再提亲了。

早饭后成队长让我把说屯史的情况写成快报送到社教分团。我很快写完了,成队长扬眉笑了笑。他看过稿子点头说:“吃完午饭就送到分团去吧。”我们这儿离分团18里路,吃罢午饭我就拿着扎枪上路

了。我走小道,这里黑土地起伏,我走到大沟前,远远看去,沟底那片柳条通已经抹上了淡淡的绿色。去年三九天,我和同志们到这里来割柳条,那柳条靠根部的地方潮湿又有韧性,我很奇怪:大地都僵硬了,它为什么还具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走过柳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不远处有一堆堆粪肥。我甩开大步一口气走到社教分团,交了快报,领了材料,又急冲冲地往回赶路了。来到大沟前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柳林底下暗淡莫测,也许恶狼正在里面窥视我。我端着扎枪,眼耳并用大踏步地走过去了。长听老农说,这里多有野狼出没,夜里窜到屯子里抓打房门,谁家的猪圈不牢,这家伙就钻进猪圈里,嘴叼着猪耳朵用尾巴赶着猪乖乖往外走,再到野地里大口大口地狠狠咬死,撕破肚皮掏尽里面的零零碎碎。

不久我的快报在分团简报上刊登了。过了几天,上级又让我写一篇谈谈编写屯史的体会文章,我以大队工作队的名义写了,着重谈了三点:一、注重调查。凡是有关屯史的知情人都要尽可能地走访请教。为了了解当年老地主的生活状况,我就找过他的儿子请教两次。我还找了当年斗地主闹土改的积极分子,尽可能地详尽了解当时的生活情景。这些素材都成为我写屯史的依据。二、突出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必须写到的,不能有丝毫马虎。三、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评书形式来写,这也弥补了屯史结构松散毛病。文章很快在社教总团简报上发表了。不久好消息又传来了,社教分团调我编写合作化史。我奉命来到这一带当年合作化最早、搞得最好的新兴大队蹲点。我一边调查一边构思编写。有了写屯史的经验,所以写作顺利多了,不到半个月我就拿出了好几千字的合作化史。社教分团的王部长看了非常高兴,他把我编写的两史打印出来交给我,他说:“总团要举办社教成果展览,咱们的体会文章和两史材料都列入会展项目。”遵照他的指示,我带着两史材料坐火车来到社教总团会展筹备处,哈尔滨电台的著名播音员严老师接待了我,她收下两史材料夸奖我,她那文静含笑的面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觉得,能够说屯史引出桩桩好事是我大学期间把书本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的难得机遇,对我以后参加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有诗曰:“社教运动大课堂,黑土耕耘米粮仓,难得机遇说屯史,意外收获赶路良。”

2008年12月于哈尔滨

再教育回乡恋

1968年我带薪回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生产队干了七八个月,转年四月生产大队派我外出调查,我和一个小伙子来到内蒙古边界一带,在那过了五一劳动节。我给大队写信汇报工作的时候,诗兴大发:“遥望高山雪皑皑,好象片片犁花开。近看野花黄艳艳,红柳绿叶垂下来。”

完成外调任务回大队,大队革委会主任夸我能干。他在部队当过班排长,回乡十几年了,他笑着说:“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文书姑娘看了赞不绝口,一连读了好几遍。”这话说得站在旁边的大队妇女主任笑个不停,她就是大队文书,正当23岁妙龄,穿着草绿色的裤子、素花上衣,苗条的身段、瓜子脸、黑短发,那双有神的眼睛带着黑眼圈,很有魅力。打这儿起她时常笑嘻嘻地和我说话。

一天下班后她约我同行回屯,我们同住一个屯子。走到她家门口,她让我进屋坐坐,我顺从了。她家房子起架高,屋里窗明几净亮堂堂,两位老人含笑请我坐下。大叔问我父亲的近况,大婶不住地打量我,看得我不好意思。我担心影响他们吃晚饭,待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姑娘送我出门,笑嘻嘻地说:“你看我家了,我得上你家看看。”我忙说:“我们家的房子又矮又黑,跟你家比差远了。”

一天晚饭后天还没有黑,姑娘来到我家,我请她坐在矮窗下的凳子上。她看看屋里黑糊糊的茶几、黑糊糊的墙,又看看炕上卷起的两床被褥,笑着说:“你挺能凑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和我说笑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我送他出门时看见对面我哥哥家的房门敞着,哥

哥站在屋里看我们。送姑娘回来后，哥哥站在门口，我走过去说：“这姑娘爱上我了，你看怎么样？”哥哥说：“她人家不错，本人也行，就是那黑眼圈病态，你得考虑考虑。”我听了心里一凉，没说什么。

几天后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把生产大队姑娘爱我的事说了，他撇着嘴说：“拉倒吧，你堂堂大学生找一个摆弄土坷垃的人让人笑话。听我的，我给你介绍国营工厂的姑娘多好啊。”我被他说动了。

一天，我在大队办公室看材料，文书姑娘问我看什么呢，她笑嘻嘻地靠近我坐下，那脸快要贴到我脸上了，我来了冲动想要吻她，拥抱她，可是想到哥哥的话、好朋友的话，我克制了。大概姑娘察觉到我的感情变化，一天她又约我共同回屯，走到屯口她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咱俩的事你考虑好了吗？你不要以为我找不着人。”我无法回答，默默和她分手了。

不久大队派我去大队畜牧场蹲点，一天我在道上遇见在生产队和我一块干活的老陈大哥，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兵，他是领工，平时爱说爱笑，快人快语，没少关照我。我笑着和他打招呼，他却对我怒目而视，大声说：“那么好的姑娘你不爱，上赶着不是买卖，你到底爱什么？”说完气呼呼地走了。老陈大哥的话刺痛了我，我知道我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姑娘的爱，恐怕还有乡亲的爱。

后来我到区政府工作，一天在楼道里遇见她了，我正要和她打招呼，她却板着脸对我说：“你还认识我吧？”我很尴尬。后来我就领她到她要去办事的部门了。这以后我再没有遇见她。40几年来，我和她相处的情景、话语，还有老陈大哥的质问，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不尽的后悔和失落。怪谁呢？只能怪我自己。这件事想起来就烦躁，剪不断，理还乱，挥不去，久久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8年12月于哈尔滨